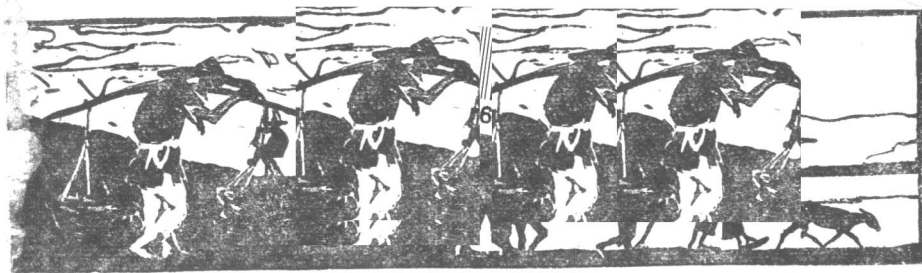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苦難的日子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苦難的日子

苦难的日子

岳志善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锦州道六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1/8 字数 21,000

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5,800

统一书号 710172·263

定价 (5) 0.12 元

編 者 的 話

本書的作者岳志善同志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，現在某部任文書。

在舊社會里，岳志善同志從小受苦，曾被逼得走投無路，家破人亡。解放後，他翻了身，母子才得到團聚。當他看了“高玉寶”以後，也下決心要把自己肚子裡的苦水倒出來，讓勞苦兒們知道知道。

書中的故事情節，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切身經歷，也有一部分是根據他的所見所聞，加以集中起來的。因此，它不像自傳體小說那樣，寫的完全是真人真事。但是，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生活，卻是非常真實的。

本書雖然還有缺點，但基本上是好的：內容動人，語言樸素，文字也比較通俗流暢。讀了它，可使我們重新回憶起吃人的舊社會是如何折磨窮人的！今天，我們勞動人民已經當家做主，過着幸福的生活。我們每個人如果經常能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，便會更進一步地熱愛我們的黨，更積極地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！

王六討債

一九四三年，是个大灾荒年，从春到夏都沒落一个雨点。野外一片荒地，树皮草根都吃光了。虽然这样，日本鬼子和伪軍还是三天两头下村搶夺，地主惡霸也是每日逼租、逼債、踢断穷人的門槛。于是，弄得穷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村里到处可以听见哭天叫地的声音。

我家早就掀不开鍋了，只得勒着肚子挺着。母亲才三十多岁，看起来却像个五十几的：鼻子高高的，眼窝塌成两个窟窿，额上高蹦着几根青筋，手指跟筷子差不多，皮紧贴在上面，瘦得活像个猴子。我們姐妹几个，肚子大的像吹满气的蛤蟆，跌倒都难爬起来，就是这样，地主王六还是每天三遭五趟的来逼租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，王六又来了。他头顶礼帽，身穿灰色大衫，架着一付白光銀框眼鏡。后面紧跟着两个狗腿子，提着斗，挟着布袋，大搖大摆的晃进我家。

一踏进門槛，把門撞的咣啷一声，接着便高声喊道：“老岳在家嗎？”爹听了，忙走出来：“在家！在家！六爷嗎？屋里坐！屋里坐！”王六慢吞吞地走到当院，把文明棍朝地上一

戳，眼珠朝上一翻，手指爹道：“今天咱沒別的說了吧？”爹看風頭不對，忙求告：“六爺！上次不是說，賣了那二亩墳地就還嗎，可是我托人跑了好幾天也沒找到頭。地推不出手，六爺！您再寬幾天，等賣了地一定……”

王六把頭一歪，鼻子朝上一擰，冷笑道：“哈哈！你真是拿着六爺耍兒戲！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後天，推到何年何月是個盡頭啊！”

爹聽了，連忙解釋道：“六爺！您說那里話呀！我的地實在是找不到頭！”

王六的三角眼一瞪，用指頭點着爹的鼻尖道：“老子不管你頭不頭，今天沒糧半步也推不過去！”狗腿子小祥，站在一邊接着說：“窮小子就是這樣！不拿鞭子抽不上架！”

我在門框邊靠着，心里的火實在憋不住啦，便開口罵道：“狗腿子！下賤東西！”

一句話罵惱了他，撈起鐵鍬便向我屁股上打來。娘忙去阻攔，沒來及，一鍬打了我個面朝地，門牙磕下兩個。我帶着滿嘴血，又破口大罵：“狗日的！狗腿子……”娘一手捂住我的嘴，哭着說：“小祖宗呀……你不想叫俺活啦……”

爹和爷爷見惹出了大禍，急忙跪在地上哭着央求：“六爺！小孩子不懂事，看在俺爺倆面上饒過他吧！”王六提起文明棍，狠狠地朝爹胸前一戳，大聲喊道：“給我拉走！”

話沒落音，狗腿子便扯的扯、拉的拉，推着爹就走。娘一把拉住爹的衣角，死不撒手，跟頭咕嚕地帶到門口外，被王六一腳踢昏過去。



—— 姐姐和弟弟像出殯起灵时一样齐哭乱叫地跟了出去。我也爬起来，一拐一拐的撞着王六罵：“王六！你不是人养的……”爷爷扯住我的胳膊，哭着說：“孩子！……你別再鬧大禍啦！……这就够咱一家受的啦，你再也不听话，我就給你磕头啦！”沒法了，我們围着娘哭起来。

鄰居們听見哭声震天，都跑出来。但他們一見王六，又都溜回去了。

王六过去了，穷大爷大娘們又跑出来，叫了几个壯年人，把娘抬回去。娘哭得昏迷不醒，找了点孩子尿灌到肚里才慢慢緩过来。

娘醒过来睁眼一看，看見我們又哭起来：“孩子！……咱一家落到这种地步，可怎么活呀！……”

爷爷蹲在灶前，气的不说话。

我攥住娘的手，气愤地说：“娘，这笔账我永远忘不了，早晚要报仇！”爷爷怕再惹起塌天大祸，顺手捞起撥火棍冲着我說：“你再胡說，我就砸死你！”

众人忙攔住爷爷，又对我說：“孩子！你还小哩！不知道厉害。說这些傻話，只能給老人添些麻煩。再說周圍几十里，誰不知道姓王的呀！”說罢又安慰了爷爷一番，才各自散去。

狗仗人勢

太陽偏西了，弟弟餓得直叫：“娘……餓得慌……娘……餓得慌……”娘把弟弟攬在怀里，摸着他的头，哄着說：“孩子！不要哭啦，爹买米去了，回来給你煮稀飯吃。”

爷爷实在不願意看着弟弟挨餓了，便站起来对娘說：“你們等着，我跟善要点去。”說着，随手提起三環子的要飯籃，挟了一个棗树枝，扯着我走出門去。

我和爷爷跑到曹辛庄，轉了半个村子，才要了核桃大几塊糠蛋蛋。太陽一竿高时，到了地主常富門前。爷爷站在門口喊了兩声，沒人答理，就朝二門走去。在二門前剛喊了声“給塊干糧吃吧，大奶奶！”便窜出一只油肥的黃狗，凶狠狠地扑上来。爷爷随手揚起棗树枝去擋它。我胆小，心里止不住的打顫顫，調头就朝回跑。那狗趁势追上来，一口咬住我的腿肚子，吓得我吱呀吱呀的乱叫。爷爷抡起棗木棍子冲着黃狗

打去，狗才撒嘴狂叫着跑了。

这时，常富出来了。他歪着腦瓜，斜楞着眼，左手端着白銅水烟壺，撮着兩撇八字鬚，鼻子里断断續續噴出一股股烟氣。他气冲冲地走过来給了爷爷两个耳光子，罵道：“那来的穷小子！在老子这里發瘋！”爷爷摸摸臉，胆怯地說：“大叔！沒打着狗！我是怕把孩子咬坏了，吓唬吓唬它！”常富咬了咬牙，又喊道：“咬死是他命短，你他媽的要飯跑到那里来了！老子要是沒狗看門，你就跑到老子炕上去啦！”爷爷兩腿顫抖着說了一頓好話，才拉着我走出門来；在門外撿了張爛紙，給我擦了擦腿上的血，又从腰帶上扯条破布給我包住伤口，又另找門口要去啦。

我的腿被咬了兩個窟窿，疼得支不住勁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。地主家的孩子們見了，攆着我喊：“快来看呀！拐要飯的来啦！”他們像玩猴似的跟着我，有的拾塊磚头扔到我的籃子里：“給塊干糧，小拐子。”我順手摸出来，丟在地上。接着又扔来个紙包驢糞蛋：“給个米饅饅，小鉄拐李！”我又随手扔出去。这样反来复去地鬧了几次，我心里急火啦，把籃子朝地上一放，想跟他們干一場。地主老發的小子，头一歪，眼一楞，攆着龟孙拳头冲着我說：“你瞪什么眼？小拐子，想跟老子动武的嗎？”我心里实在憋不住了，攆着拳头向他湊过去：“我揍你个小子！”那小子看着風不順，赶紧退了兩步。爷爷一把扯住我的胳膊，提起籃子，把我拉到一边去了。

我和爷爷忍气吞声地跑了半晌，要了些糠蛋蛋，摸着黑，深一脚淺一脚地走回家来。一家老小糊里糊涂地吃了一頓。爷

爷又硬着头皮，給王六磕了無數头，才允許給爹送了点吃的。

逼父画押

第二天下午，我們正在担心爹的命运，忽然一个抬粪的老大爷跑进来，說他在村南草坑里看見爹躺在那里。爷爷赶紧找了几个人，跑去把爹抬了回来。但他已經被打得半死不活了。

爹爹有气無力地訴說了他在王六家里的遭遇：这天清早，龟孙們把爹提出来，押到上房里。太师椅上坐着王六和伪村長閻長安——一个面色焦黃，留着八字鬚的人。这小子当村長以来，革命干部不算，光良民百姓就被他杀害了七八口子。今天，这小子又伤天害理地提笔写了一張卖人書：

立卖契人岳合，因欠王六二石七斗租，还不起，立字將長子岳善卖给王六老爷名下。到家任意使喚，亲生父母無干涉之权。空口無憑，立字为証。

卖主 岳 合
买主 王 六
說合人 閻長安

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

写完了，王六朝前一推，对爹說：“接手印吧！”一个瞎字不識的人，不知上面写些什么，那敢冒失地接手印呢！爹苦苦哀求：“六爷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王六头一歪，指着紙上的“二石七斗”几个字說：“沒有別的事，你欠二石七斗租还不起，立字把你兒子卖到我家放羊！”



爹听了这话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王六站起来说：“看你这穷酸样！米粒大的事，就值得这样！真他妈的没见过世面！”接着，狗腿子小祥把爹朝前一拉：“按吧！别装蒜啦！”爹踉跄了两步，张着嘴哭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当爹的可不能卖儿呀……”王六把贼眼一眨，冷笑道：“你这穷小子真他妈的不识好歹，到我家不比跟着你吃青菜拉绿屎强！小祥！拉过他来按上！”

爹说什么也不去按手印，狗腿子小祥便来强拉。爹急了，一嘴咬掉他半截手指，疼得他“娘呀！”一声撒开了手。王六见咬掉了小祥的手指，牛蛋子眼一瞪，把桌子一拍，骂道：“穷小子！好他妈的硬骨头！给我往死里打！”随着喊声，狗腿子二春，一把抓住爹的领子，随手按在地上，抡起棍子

就打起来。疼得爹在地上打着滚喊叫：“娘呀……打死人啦……快来救命吧……”閻長安站在一边，攥着拳头咬着牙喊：“打！打死了老子担当！”几十棍子下去，爹的腿上已被打得皮开肉绽，腰骨也被打折了。疼得爹把嘴唇都咬爛啦！兩三鍋烟的工夫，爹活活地被打昏了过去，鼻子不出气了，只是心口还微微颤动着。

狗腿子見爹沒气啦，站在一旁像狗喘气似地呼歇着。王六到跟前，拉起爹的手，在卖人書上按了一下說：“穷小子！死也跑不了你！”接着又对狗腿子說：“把他扔到村南草坑里，讓狗吃頓飽飯去吧！”話一落音，狗腿子們便將爹拉出去扔啦。

爹在草坑边上，躺了吃頓飯的工夫，才慢慢緩过来。可是，血和泥土粘在一起，腰骨折的錯了牙，疼得他躺在那里，动也不能动。又过了一会兒，爹觉着心里平靜了些，吃着力，想坐起来，可是剛一使勁，腰里“咯崩”一声，疼得又昏了过去。

快吃早飯的时候，一个哈巴狗跑去，伸出舌头去舐爹腿上的血。爹又使了使勁想用腿蹬它一脚，可是往後一縮腿，疼得叫了一声“娘呀！”小狗被吓跑了，爹又昏了过去。爹死去活来地鬧了几次，直到被那个拾糞的發現，才被抬回家来。

小車送殯

穷街坊鄰居們挤滿了一屋子，个个抹着眼泪嘆息。周大娘赶紧端了碗开水来，用小勺一下一下地往爹嘴里灌。娘也



掙扎着坐起來，哭泣着給爹包傷。我們姊弟幾個只是圍着爹嗚嗚地哭。

一碗水灌下去，爹才有氣無力地招呼道：“孩子呀！你們到我跟前來……”我們幾個趕緊偎到爹身邊。娘和爷爷也貼在他的身旁，攥着爹的手，掉着滴滴的泪蛋說：“孩子都在你跟前，有啥話說吧！”這時我把臉緊貼到爹的臉上，流着泪說：“爹！我守着你哩，說吧！”爹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我，一股热泪慢慢流出眼眶，頭微微地搖晃了兩下，用着最后一把力說：“孩子！你們要記住……這……仇……”話還沒有說完，便慢慢合上眼皮，咽了最后一口氣。

爹一斷氣，娘一下抱住爹的腦袋，兩手掰着爹的眼皮喊叫：“我的人呀……你留下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叫我怎麼活不去

呀……我那屈死的人呀……”爷爷坐在風箱上，兩手打着叉，嘆着气。我們姊弟几个圍着爹哭叫。街坊鄰居們也个个泪水擦不干。

全家哭了一陣，一伙人劝住娘和爷爷。爷爷和娘只得揭下炕上的席片，把爹放在上面卷了几卷，用麻繩纏住，放在小平車上，推到那二亩墳地里埋了。

押子抵債

爹死了以后，王六硬把我逼到他家放羊。当时我年岁小，山上狼又多，太陽一落，滿溝乱窜。有时猫头鷹也呱呱地叫几声。我一听到这声音，頭髮根子直立楞。可是王六还規定：天不亮就得赶羊上山，大明星出来才能赶着回家。

有一次，滿天星星了，猫头鷹忽然叫起来：“咕咕苗！咕咕苗！哈哈……”我听这声音，身上立刻抖起来，上下牙不住的打磕噠。就在这时，山脚下有人大声喊起来：“狼下山了……快打狼哟……”我只得咬了咬牙，掄起鞭子，吓唬了几声。羊兒突然聚成了团团，我一下窜到羊群当中，蹲在里面連气都不敢粗喘。虽然这样，心里还是止不住地跳，尿也一股一股滴在褲子里，把褲襠滴湿一大片。这样魂飞魄散地过了一会，沒动静了，才赶着羊跑回来。

自那次以后，我像吓破了胆，每逢太陽一落，我的心就咚咚跳，不住地想：“娘呀！吓死兒啦，你們怎么不給兒来壯胆呀！”有时实在支不住了，就喊叫着来壯胆。可是越来越

小，使啥法也止不住害怕了。于是每日太陽一落，我就赶着羊到村边上放，大明星出来，才赶着羊回家。

没过几天，被王六發覺啦。他把我叫到馬棚里。小祥和二春两个狗腿子站在兩边，王六用文明棍点着我的眉头問：“誰叫你下山放羊啦？”我像見了閻王爷，怕得低着头，心里咚咚地跳，嘴里不敢吭声。

王六見我不言声，朝前湊了湊，使勁給了我兩巴掌，大声罵道：“小龟孙子，不他媽的好好放羊，瞞着老子偷懶，真他媽的想死鬼！給我打！”随着話音，狗腿子的鞭子就下来啦。鞭子在我的腕上一落，心里一攏，肛門猛的一縮。几十下子过后，腦袋轟然一脹，心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腕上粘糊糊的淨是血了。这时王六又指着我罵：“小王八子！你要知道，你是卖給老子啦！你的命根在我手里，打死你，你爷爷狗屁都不敢放！”我躺在地上哭着求告：“六爷！我不敢啦！我再也不敢早回来啦！”王六和狗腿子，挤了挤眼，会意了一下，把牛蛋子眼一眨，高声說：“今天饒了你，今后再偷懶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

第二天，屁股上的血和爛肉都干了，可是走起路来就裂口，血又往外滴拉，疼得我心像刀子扎一样。就这样，王六还逼着我照常去放羊。后来疼得实在忍不住了，偷偷跑到大車底下，从油瓶里弄点油抹在伤疤上，才止住了裂口，可是走起路来，褲子磨得还是疼的吃不住勁。我只好一手扯着褲子，一手拄着鞭杆，一拐一拐地把羊赶上山去。

苦日子真难熬啊！冬天下大了雪，冷得冻死人，晚上沒

地方睡覺，只好跑到羊圈里，找个旮旯，鋪點爛草，蹲在里面，用破草衫圍住上半截身子過夜。凍得實在吃不住勁了，只好鑽到羊群里，借着羊身上的暖氣，一夜一夜地苦熬過冬天。

當牛做馬

一年夏天，我生了滿頭瘡，成天流膿。最厲害的時候，像個爛西瓜，每個瘡口都朝外淌血水。時間長了，血膿發出臭味，滿頭蒼蠅嗡嗡亂叫。

王六的二姨太太嫌我髒，見面就罵：“豬狗脫生的！天生的叫化子樣！”王六的娘也時常用拐杖敲我的腦袋，並且還不讓我進他的祖宅。

有一次我提着桶去打豬食，碰上了她，兩棍子打得我血膿順着脖子流。心里疼得止不住叫“娘”，但是嘴里沒敢吭一聲。

我滿頭生瘡，人家也不管。我只有在飲羊時，順着用坑水洗一洗。兩個多月後，瘡漸漸好了，可是落了一頭銅錢大的疤。瘡好了以後，除了放羊，還得抽空給他們哄孩子。

有一次，我抽了個空去解手，剛蹲到廁所里，那小龜孫孩子，看到有人騎着羊玩，就扯着嗓子喊叫：“媽……我騎羊……騎羊……”王六二姨太太隨聲喊道：“小善！快來叫孩子騎騎！孩子要騎羊哩！”我在茅房里答道：“好啦！我馬上就去！”口里雖然答應着，可是肚里裝的淨是些糠皮皮，大腸干的拉不下來，屁股眼子憋得像个鈴鐺，血滴滴往下掉。王六

二姨太太見我不快出來，急啦，破口大罵：“你個窮小子！光在里面叫喚！你聽不見孩子哭叫呀！”我吓得手沒解完，就提着褲子走出來。

我出了茅房走到她跟前，她一把抓住我的耳朵，往地上一按，順手拔下挽頭針，朝我的腕上扎起來。疼得我淚往肚里咽，心里直叫娘。接着王六二姨太太又在我腕上擰了半天。她一直累得喘不過氣來，才把孩子扶在我身上，我便繞着院子爬起來。

小龜孫騎在我身上，眯着眼，拍着手笑起來。王六二姨太太轉怒為笑了：“看俺孩子多能呀！會騎馬了！”

我被折磨的實在受不了，便趁個下雨天偷着跑回家來。

見了娘的面，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：“娘呀！我回來啦……”接着就向娘撲去。娘抓住我的手，瞪着眼干流淚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爷爷顫抖着聲音說：“孫子！來！坐到我跟前，叫爷爷看看你。”我攥着娘的手，坐在爷爷身邊。爷爷摸着我的頭說：“孫子！爷爷真想不到還能見着你！”娘也接着問：“你怎麼回來的呀？”我把所受的折磨，一連串地告訴了娘。娘狠狠地抓住我的手，流着淚說：“孩子！咱死也不能去他家了，他要不讓，咱全家就死在一塊……”那知道，正說之間，王六領着狗腿子，提着燈籠掂着馬鞭，氣呼呼地闖進屋里，他擰着鷹勾鼻子，指着我罵：“小龜孫子！我看你跑到那里能逃出老子的手心！”說着，揚起鞭子沖我抽來。娘和爷爷急忙架住他的胳膊求饒：“六爷……你看孩子瘦成一把骨頭了，吃不住鞭子啦！”王六一脚蹬了娘個面朝天：“死了是老子掏錢買的，